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一二六回 凌振捨身轟鄆縣 徐槐就計退頭關

卻說宋江差人齎書回梁山，報知新泰失陷之信，並問近日吳用與徐槐相持情形何如。看官，徐槐破梁山頭關，吳用力守二關，是上年三月間的事。到得本年八月，相持已一年有餘，中間你攻我守，我攻你守，想已不止數□次了，斷非一句二句說話交代得清楚的，須細細的數說與眾位聽。且說徐槐自聞知張叔夜大軍移征方臘，這裡梁山之事，竟獨委於徐槐一人。徐槐大為躊躇，當時召集章揚隱、李宗湯商議，當時議將梁山緊緊圍住，毫不放鬆，統俟張公凱旋之日協征梁山，或俟雲陳協力來助等語。徐槐依議，便派撥兵馬將梁山團團圍住，聲息不通，四面紮營立寨，嚴緊管束。

這是上年七八月的話，到了九月，吳用聞知叔夜移征方臘之信，心中略安，怎奈徐槐只是不退。吳用因差數□名精細嘍囉，偷出左關，放火燒徐槐的右軍左營。天色風燥，蘆葦齊著，右軍果然驚亂，吳用派萬餘名銳騎，開左關衝殺出去。徐槐聞變，便差顏樹德領兵去救，與賊軍廝殺一陣，官軍雖有些傷損，賊軍亦毫無便宜，右軍依舊圍住了左關。吳用設計堅守，到了寒冬，朔風凜冽。這日忽降大雪，嚴寒大甚，兩邊各開兵不得，靜守壁壘。吳用忽心生一計，派精兵潛出右關偷劫左軍，果然人不知鬼不覺，直到官軍營前，擂鼓吶喊，殺入營中。官兵慌忙迎敵，兩下混殺一陣。不防營前伏兵齊發，將賊兵圍住。幸係吳用接應兵到，救出重圍，收兵而返。左軍依舊鎮住了右關。吳用兩番苦心用計，不能解圍，真是急迫之至。眾頭領亦無法如何。

及至次年春暖，徐槐整頓戈甲，鼓勵兵將，直攻二關。這番不比從前，端的□分勇銳。吳用率眾盡力守禦，徐槐只是晝夜不息的攻打，只見關門左隅，漸漸將倒，吳用忙催眾人在裡面補築城牆，並工趕築，一日而就。外面的牆已坍塌了，幸喜裡面一層擋住。徐槐策眾又攻，不數日裡面這層又要攻破，吳用又催眾人在裡面補築。築一層，打透一層，直打到第七層。徐槐見吳用如此防禦嚴密，只得收兵少息，當時退保頭關去了。吳用怒氣不平，率眾直攻頭關。徐槐守住頭關，槍炮矢石，密麻也似堵御。原來徐槐的糧草器械，自有都省及曹州府下官府，周流不絕的解送前來，所以不憂匱乏，儘夠備禦。當時吳用攻頭關，徐槐守頭關，又是一月有餘，已是四月天氣，吳用無可如何，只得退去。誰知吳用一退，徐槐隨即進攻二關。自夏歷秋，彼來此往，竟無休息。

這日，徐槐攻關正在緊急，吳用百計防禦，真是心血費盡，忽接宋江報失新泰之信。吳用大吃一驚，跌倒於地。眾人急前喚醒，吳用長歎一聲道：「天之亡我，不可為也。」眾兄弟都相向無言。吳用定神半晌，傳令二關嚴緊把守，這裡以心問心，足想了一個時辰。初意欲教宋江棄了泰安、萊蕪，收集兩處兵馬，速回本寨，協力相助，退這徐槐；繼想此刻還虧得泰安等處拒住雲陳，若收兵而回，雲陳二處必隨跡協攻山寨矣，便寫起一封書信，著原差齎回泰安，呈與宋江。書內言「新泰既失，萊蕪萬不可疏虞，須要小心防守」等語。來使齎書去訖。

吳用仍登二關去看守了一回轉來，□分納悶，暗想道：「外患如此之緊，本寨被困一年有餘尚不解圍，如何是好？」尋思良久，竟無妙法，便命蔣敬將山寨中錢糧通盤核算報來。蔣敬領命，次日將寨中錢糧徹底清查，稟復道：「寨中錢糧，業已查清，如果一無增減，僅敷一年支銷。」吳用聽了這話，心內愈加憂煎，想：「此刻被官軍四面攻圍，如此緊急，如何出去借得來糧。若非速出奇計，退了徐槐，萬無生理。」想了半歇，竟想不出法兒，只得登關守備。守了三日，徐槐攻打愈急，竟有一鼓而下之勢。吳用亦險些失守，眾頭領死命抵住。看看天色已晚，關門幸未失陷，徐槐也收兵回營。

當夜，吳用在帳中聚集眾頭領商議道：「徐官兒這樣攻打，終非妙事。我想欲解此厄，計非傷動鄆城不可。鄆城一動，那徐官兒顧本要緊，必然分兵還救鄆城，這裡頭關便可圍了。但此地人馬不能殺出，濮州兵又被截林山阻住，惟有嘉祥一路尚可暫時分兵。只是鄆城沒有內應，嘉祥出兵進襲，亦屬徒然。眾兄弟可有妙法否？」眾頭領聞言，均各低頭無計。只見張魁開口道：「軍師容稟，那年軍師破曹州時，曾有遣凌振兄長入城埋地雷之計。彼時戴全兄為內線。戴全因進城不得，托小弟做主安排；小弟因家在西門之外，難以設施，幸有一心腹至交，姓李名仁，住在北門之內，凌兄作寓其家，潛地行計，因得成事。只可惜大軍進城之日，這好友李仁已急症亡故了。他的兄弟李義，卻在鄆城縣內管理火藥局事務，也是小弟的至好，倒好借作內線，就中取事。」

吳用聽罷，只是沉吟。只見石勇悄悄的問張魁道：「你所說的李義，是不是綽號叫做直頭老虎的？」張魁道：「正是。」石勇便對吳用道：「軍師不必疑慮，這李義也與小弟有交情的。」吳用便問怎樣交情，石勇道：「那年小弟到鄆城縣投奔公明哥哥時，是他指引路的。他起先不是鄆城火藥局的司賬，是個做客為商的。小弟在大名府開賭場時，他常到賭場裡來，因此認識得他。小弟後來打死了人，承他庇護，得以脫逃。端的是個有義氣的朋友。」吳用聽罷，又復沉吟良久道：「他既是張兄弟心腹朋友的兄弟，又有放救石兄弟一樁事，此去定然不妨。但雖是至好，多年不通往來，交情變遷，人心難測，你二人前去，切須精細。須先看他交情何如，再行相機行事。他如果肯同心合意，便妙極了。我想他既在火藥局內，火藥攜取極便，仍差凌振同去栽埋地雷。」二人領諾。吳用便教凌振上來，又密囑了許多話，又道：「此時事不宜遲，你等今夜便由後山洞口出去，繞道先到嘉祥，見了呼延灼，與他說明此計。你等先混進鄆城去，善覷方便，待到事已辦妥，再去約會日期，教其派上將二名，帶兵三千，飛密而來。同這時辰，地雷內發，嘉祥外襲，鄆城可破矣。」三人依計，帶了乾糧銀兩，當夜起身。

不說吳用依舊登關力拒徐槐，且說三人出了後山，星夜趕到嘉祥，見了呼延灼，說知此事。呼延灼領會了。三人不敢逗留，便一直奔鄆城去。張魁雖是曹州人氏，卻不曾到過鄆城，石勇雖到過鄆城，但住得沒多幾日，凌振更不必說，與鄆城毫無交涉，所以三人取路鄆城，端的無人識破。更喜寇警一年有餘，那些關隘上專司盤詰的軍士也有些厭倦了，雖有稽查，亦不□分嚴密，所以三人倒鬆鬆爽爽的直到鄆城。那張魁到了城門邊，忽聽得有人高叫道：「老魁那裡來？不要走得快，吃三大碗去。」張魁嚇了一跳，急回頭看時，認得此人是快嘴張三，卻在這裡做守城軍士，便答道：「有點要事，不奉陪了，少停城裡吃罷。」言畢，即領了凌石二人進城去了。那群守城的軍士見有同伙人認識，也就不來盤問。

張魁等三人進了鄆城，深恐再有人認識，便急忙趕到火藥局去尋李義。滿擬會著了李義，便有個閃藏之所，不料走到局前，向把門的問了一聲，方知李義已奉差出去，不在局裡。三人心內一齊叫苦，只得走到一條僻巷內一個小酒店裡，叫酒保燙了一壺酒，隨便揀些過口。三人坐下敘飲，一面交頭接耳悄悄的商議今夜何處安身，三人都相向無計。忽見一人走進店來，大喊道：「你們三個好呀！怎的躲在這裡自己吃酒，不來邀邀我？」三人急看時，又是那個快嘴張三。張魁只得立起身來邀他同飲，那張三更不客氣，便坐下同吃。張三便問張魁道：「魁兄，聞得你在梁山入伙，如今強盜做不做了？」張魁搖手道：「老三，怎的這般亂說！小弟在東京住了幾時，方才同至好兄弟出來乾些沿路買賣，特到此地。遇見了老哥，甚是有興。——有什麼梁山不梁山！」張三道：「誰不知道你在梁山！如今你做你的強盜，我管我的城門，兩不相干。我也不來管你，且吃酒罷。」張魁因他一向醉糊塗，也不敢和他糾纏下去，只得胡亂吃了些酒。那張三左一碗，右一碗，嘴裡夾七夾八，東扯西拉的說了許多時節。張魁與凌振、石勇以目相向，商議不得，心裡叫不迭那連珠箭的苦。

天色已晚，方才酒罷。張魁立起身來會酒鈔，那張三卻廝奪著去了。張魁稱謝了，離開了這個馱物，與凌振、石勇緩步出巷，心中籌劃今夜的住處。不覺走到東門直街上，忽石勇向二人道：「好了，李義來也。」張魁一看，果是李義，大喜。石勇便叫聲：「李二哥！」張魁忙扯了他一把衣袖，只見李義也招呼了一聲，不多說話，便走過了。張魁待他過去了，方才與凌振、石勇緩緩地走到火藥局，重去訪李義。李義接見，張魁等三人各通了假名姓，李義引入靜室坐地。李義對張魁、石勇道：「方才街上遇見二位，休怪我不來理睬，實係街上人多，二位係從梁山上來，小弟深恐被人看出，不得不急忙避過，千乞恕罪。」張魁、石勇都稱：「是極」。李義又問了凌振姓名，便道：「三位在梁山上，來此何干？」張魁躊躇了半晌方才答道：「小弟與石兄均係吾兄至好，老實說何妨。弟等三人，奉吳軍師將令，特來此地探聽消息。吾兄放心，決不來乾害這城池。弟與石兄與吾兄至好，豈肯有妨

礙於吾兄，吾兄放心。」李義聽說與己無礙，方放了心，便道：「三位現寓何處？」張魁沉吟道：「弟初意原欲另覓下處，今天已晚了，竟無處尋寓安身，不識尊處，可惜宿幾宵否？房金總謝。」李義聽罷，心內躊躇，暗想道：「叨在至好，倒不為房金起見。只是他住在我處，萬一泄漏了，為患非淺。」張魁見其沉吟，忙道：「吾兄不必過慮，弟等三人來此，端的無人認識，斷不至決裂了，貽累老兄。」李義道：「既如此，就請在舍間有屈數日。只是三位切不可出去，恐怕被人打眼。三位要探什麼軍報，小弟代去打聽罷了。」張魁等三人皆稱謝。

當時李義留三人夜飯，極其歡洽。李義便問三人要探什麼事務，張魁道：「承吾兄仗義，感激之至。但此一事，敝軍師本意，實來有求於吾兄，特未便啟齒耳。」李義道：「端的甚事？既是至好，但說何妨。小弟力有可為，無不遵教。」張魁道：「敝軍被官軍圍困年餘，火藥甚為缺乏，又無處採辦。因知小弟與吾兄至好，吾兄現在又總司火藥，因此特來奉求。謹奉上白銀若干兩，向吾兄乞撥火藥若干。此銀所以便吾兄隨即彌補，另有銀若干兩奉謝吾兄。小弟所謂不干鄆城之事，與吾兄決無妨礙者，此也。」李義道：「我道甚事，原來不過要些火藥，這有何難，此事盡在小弟一人身上。吳軍師謝禮我卻不必。」三人齊道：「這是軍師之意，吾兄必不可卻。」當時謝了李義。

李義就在局中撥間住房安置了三人。房內張魁對凌石二人道：「計便有一半了，只是一樣，尚在不便。那年曹州之事，凌兄長在他令兄處栽埋地雷，係與他令兄說明了，一老一實幫掘地地道的。如今不與他說明，如何掘得？」石勇道：「何不竟與他說明了做，豈不爽快？」凌振道：「有個難處，方寸他見我們借宿，尚且沉吟半晌，若說破此事，豈不駭殺了他？」張石二人都想不出計較，凌振道：「且待明日，我去屋後看看形勢，再定計議。好在這屋後面也離城牆不遠。」二人稱是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早，張魁悄悄將銀兩送與李義。李義收了，便悄悄將火藥交與張魁，便對張魁道：「吾兄帶這火藥出城，恐有人盤查怎好？」張魁道：「仁兄勿慮，小弟自有運他出去的法兒，只須借尊處寬住幾日便好了。」便向李義詭說了一個運出法兒，又道：「為此所以要寬住幾日。」李義也相信了。張魁收了火藥，放在自己房內，李義便往官府裡銷差去了。這裡房內凌振對張石二人道：「方才小弟私到屋後看過，屋內有所廢園，園內有口枯井，端的人所不到。我們每夜就從此處打地道，直到城牆。所有掘出的泥土，就填在井內，卻是毫無形跡。魁兄既已與他說過寬住幾日，這幾日的夜裡，我們便趕緊私辦此事，竟不必通知他。」二人皆喜。當時在火藥局內住了幾日，端的足不出戶，日裡與李義談天，夜裡專做掘地之事，不上兩日，已將地雷埋好。張魁道：「地雷已好，我去嘉祥通知日期了。這裡李兄處，究竟瞞他不得，臨期石兄可知會他，好讓他早作迴避。」石勇應了。那張魁便向李義造了一個必須先去一步的緣故，便偷出城門，直奔嘉祥，通知呼延灼去了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那張魁張三，自那日會見了張魁之後，次日又入城去尋張魁，卻尋不著。第二日便去城裡大街小巷各處尋覓，杳無蹤跡。第三日再去尋覓，每逢店頭店腦，便問聲：「看見張老魁否？」無人曉得。如是接連幾日，有一個住在東門直街的，姓宋名信，是在東城營當兵的，當時見張三連日問張魁，便轉問道：「你說的張魁，端的甚樣人？作何生業？」那張三已有八九分酒，便大聲道：「說起這個人，我張老三上不瞞天，下不瞞地，這人是個梁山上的朋友。」那宋信聽了，吃一大驚道：「你當真，還是作耍？」張三道：「我要做甚！那張魁便是曹州府西門外人，他有兩個人同來，內中一個生得八尺身材，淡黃色查臉，一雙鮮眼，微有髭須，□分怪丑，我此刻想起來，畫都畫得出。」宋信一聽此言，猛記數日天晚時節，曾有這個人和火藥局裡的李義相叫，「彼時我看見他有慌張情形，早已疑惑，今日方知如此。」

原來這宋信最有心計，便別了張三，悄悄地到火藥局左右鄰舍人家，將這樣狀貌細細說了，便問：「數日前此人見不見過？」據鄰舍答言：「這日果有此人，同著兩個人進火藥局裡去了兩次。當時也不留心他出入，此後也沒得看見了。」宋信聽了，暗暗點頭道：「是了。」便急去稟了本營提轄，並言：「先提張三來一審，便知其詳。」提轄一聽，便立提了張三來審問。張三竟一老一實將張魁怎樣來歷，怎樣見張魁帶了兩個人進城的話，當面招供了，「此後卻不曉得張魁躲藏何處。」提轄將供單錄了，便即具稟將張三解送到縣裡去，並差宋信同去伺候質訊。那鄆城縣知縣一聞此信，即忙升堂審訊，先將張三覆問了口供，便傳宋信上來。宋信將親眼看見那張魁同來的怪丑面貌人與李義相叫，又親去火藥局前探問鄰舍，據說確有此人進火藥局兩次的話，一一供了。

那知縣便立時點齊軍健捕役，帶了宋信、張三作眼目，飛也似撲到火藥局裡，不問事由，即進裡面捉出石勇。李義駭得面如土色，早吃旦官喝聲：「拿下！」幾個健役上前將李義鎖了，和石勇一並提回縣衙。凌振早已聞變脫逃。那縣官當即升堂，全副刑具擺列階下，公差皂隸侍立兩旁。縣官先將石勇提上審訊道：「你這賊人，係何名字？來此城內作何詭謀？老實招來，免得動刑。」石勇招了個假名字，並抵賴並不是賊。那縣官便喝結實打，左右一聲答應，將石勇一索捆翻，打得皮開肉綻，石勇只是不招。縣官見石勇不招，便叫傳李義上來。此時石勇已將地雷之謀告知李義，只未說嘉祥兵襲之事。當日李義見嚴刑可怕，又深恨張魁、石勇瞞著他作此不法之事，以致害及己身，便一老一實將凌振怎樣栽埋地雷的話，一一供招了，並道：「小人私賣火藥，則誠有之。至於藏埋地雷，實不知情。實係臨期方知，正欲自行投首，不期已被拿獲。相公如容減罪，小人便將地雷所藏之處，招供出來。」縣官聽了，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本縣恕你死罪，你快將地雷埋藏何處供來。」李義便將地雷藏在某處的話供了。縣官大驚，當即差人飛速到行台，告知任森，一面差人澆滅火藥，并捉凌振。這裡將石勇、李義、張三一並監禁。

且說凌振聞縣裡來拿人，即忙從屋後逃出，計算嘉祥兵到，距此不過兩日之期，因此戀戀不捨，不肯走遠，總希冀地雷之謀，尚可僥倖，便逃到後園，躲入地道之中。在口內數尺地步，伏了好歇，不聞外面動靜，心中稍安。正愁身邊不備乾糧，兩日難度，忽見外面廢園有人尋來，急忙逃入洞內深處，只見洞口已有人窺張欲進，凌振嚇得幾乎死去，猛起意道：「左右終是一死，不如點火先轟了他的城牆，也勝於白死。」當時心慌神亂，不暇多計較，便就身邊取出火絨火石，敲了一個火，將那藥線點著了。須臾間，轟天振地一聲響亮，將城牆掀去數丈，城磚巨石飛上九霄，凌振已死於地道之中。那些健役，避個不迭，也吃打死了幾個，其餘都飛跑的逃回縣裡去了。

卻說任森在總管行台上護理事務。忽聞縣裡報稱有賊人藏埋地雷，正在驚疑，只見東門已被地雷轟陷，城中人心慌亂，人聲鼎沸。任森急忙出去彈壓，一面點齊兵將，防守各門，卻不見半個外來的賊兵。任森各處巡視彈壓了一轉，便到汪府裡來請教汪恭人，將上項情形一一說了。汪恭人道：「賊人既有內奸，豈有絕無外兵之理，此必是誤了日期耳。現在他既誤期，是我之利。不如趁此即速帶兵埋伏要路，邀擊賊人，必獲大勝。將軍以為何如？」任森道：「恭人之言甚是。但賊人來兵不知何路，此刻四路兜拿，亦非善舉。」恭人沉吟一回道：「我想梁山現在被圍，何能出兵；濮州一路，又彼截林所阻。只有嘉祥一路，距此不遠。賊兵若來，除此更無別路。」

任森點頭稱是，便辭了汪恭人，回到行台，點起精強士卒三千名，即日出了東門，相擇地裡，在離城二□里斷流村後，暗暗埋伏，只等賊兵到。果然到了第二日，嘉祥賊兵來了。原來是呼延的派韓滔、彭玘兩員頭領，帶兵三千名，隨了張魁，卷旗東甲，飛趕而來。任森早已在高阜處看得分明，等他走到地頭，便放起一個信炮，兩邊林子裡官軍，一聲吶喊，亂箭如驟雨飛蝗的射出來。賊兵甲不及披，弓不及彎，早已驚竄無路。任森殺到陣前，大喝：「嘉祥賊人，膽敢自來投死！」韓滔、彭玘、張魁那敢回答，勒馬飛逃。任森驟馬追趕，韓滔、彭玘、張魁轉身迎鬥數合，只得又逃。任森已揮兵把賊人殺盡，率眾盡力追趕，韓滔、彭玘、張魁都溜向小路，逃得性命去了。任森收集兵馬，大掌得勝鼓，回到鄆城，查點首級，發放人馬，便即日將東門修理起來，一面差人報知徐槐去了。

那韓滔、彭玘、張魁逃出了小路，見追兵已遠，方才神定，都面面相覷道：「不料這番竟反中了奸計，竟至全軍覆沒，真是不解其故。」那韓滔、彭玘大有怪得張魁報信鹵莽之意，張魁竟無可剖白，便道：「二位請先回嘉祥，小弟要回山寨去報知軍師也。」當時便與韓彭二人分了手。不說韓滔、彭玘奔回嘉祥。

且說張魁別了二人，一口氣向梁山奔去。行至半路，一想道：「不好了！軍師教我眼見了鄆城攻破，飛回本寨報信，不料今日

將這敗信報他。況且我前番薦一真大義，誤了他的兗州，今番我薦一李義，又誤他兩個兄弟。雖此事不知虛實，想必是李義之故。但我如何分割明白？」前後一想，進退無路，便咬緊牙齒道：「我自恨一生不識得人，至有今日。」拔刀自刎而亡。

且說吳用自遣張魁、凌振、石勇去後，這裡依舊登關力拒徐槐。徐槐只是分毫不肯放鬆，吳用在關內百計備禦。過了數日，約計張魁等已到鄆城，便日日盼望張魁回報。那徐槐卻接到任森的飛報，知是賊人埋放地雷，幸喜先期破出，東門雖被轟陷，卻不妨事；又乘機設伏於斷流村，邀擊嘉祥賊兵，得一勝仗等語，眾將齊稱天幸。徐槐將那文書重複從頭至尾細看一遍，又沉吟了好一回，便微微笑著對眾將道：「不但鄆城天幸，就是此地也好邀一天幸。」眾將齊問其故，徐槐道：「此事顯而易見。他本根重地，被我大軍攻圍年餘不解，其心腹之患可知。受此心腹大患，其憂可知。日夜抱此大患，其百計千方求解此圍可知。因國終不解，乃萬不得已而圖我鄆城。諸君但想，我鄆城一區，雖夾在嘉濮之間，但濮州為截林所阻，嘉祥為兗州所牽，我鄆城安如泰山。今此賊挖空心思，用到如許密計，圖我安如泰山之鄆城。如今鄆城依然平安無事，即使不幸，竟為所破，不過擄掠一番，剪屠一番而止，豈能據而有之。此事於他府他縣，尚無干害，況我這枝攻圍梁山之兵，何能撼動分毫？而此賊乃汲汲於此，苟非欲我還救鄆城，藉以奪取頭關，更有何樣肺腑乎？」眾將齊服主帥高見，便請何計。徐槐道：「此刻若使鄆城失陷，我倒偏不退兵，使他佩服我的見識。如今鄆城安然無事，我卻要退兵也。」便密與李宗湯、韋揚隱說知如此如此，韋李二人會意領諾。當時傳令前隊在二關下放了一陣槍炮，又悉力攻打了一個時辰，然後將後隊徐徐拔退；後隊已退，前隊方才退撤；退到頭關土？，又在？上佈滿旌旗，不住的巡綽。

吳用在二關上望見徐槐兵退，大喜道：「鄆城事發了。」眾頭領皆喜，個個奮勇起來，都要殺出去。吳用道：「且慢。且等張魁的回報，得知了確實信，方可進兵。這裡且著人去分頭探看虛實。」到了傍晚，去探頭關探子回來報道：「上？上巡綽軍馬絡繹不絕，裡面虛實難以猜測。」說未了，那偷出頭關去的探子也轉來回報道：「親見頭關塵土障天，人馬奔走不絕，確是退兵的模樣。」吳用聽了，略略點頭。眾頭領都道：「如此情形，確是退兵無疑，卻虛守頭關，掩我耳目。我們休為所瞞，就此便殺進去。」吳用道：「好歹總須明晨動手，何爭一夜。我料張魁今夜必來，等了他的實信，一發放心些。」當時吳用諸人等張魁的信，直等到天明，絕無回報。吳用心焦，親自帶了護從兵將，出二夫去探看。看了足有兩個時辰，暗想道：「這廝確是真退也。我看他土？上巡綽的兵雖然絡繹不絕，卻換來換去，只得這幾個人，幾匹馬，這不是分明裡面無人。只是張魁如何還不見來回報？如今我卻等不得了，呼延的被劉廣所牽制，他那路兵馬豈能與鄆城久持？我此計不過瞞他一時，若只管遲疑過去，他若定了鄆城，隨即轉來，守住頭關，我不是空費了一番心計？」想到此際，便咬一咬牙道：「休管成敗利鈍，竟去搶他一搶看。」便回轉二關，傳令派燕順、鄭天壽作前隊，帶兵六千，當先去搶土？。

燕順、鄭天壽領兵起身，吳用又叫住吩咐道：「你二人進得土？，須先搜查裡面有無伏兵。如無伏兵，即放起號炮，招呼後隊同進。若情跡可疑，即忙退出。」二人應了，即使帶兵前行。吳用便派李應、張清、徐寧帶兵一萬，以作後應。當時同出二關，吶喊搖旗，殺奔頭關。燕順揮眾盡登土？，果然土？上只得幾個老弱殘兵，如何抵禦得住，不待廝殺，早已抱頭鼠竄的四散逃走了。燕順兵馬早已由？上殺進？內，只見裡面並無兵馬。燕順便燃起一個號炮，拽開？門。鄭天壽便領兵殺進？來，只聽得頭關上也是一個號炮，那？上碉堡土穴內的壯士，一聲吶喊，那？門一聲響亮，一塊千斤重閘砰然而下。鄭天壽正到？門，奇緣巧遇，那塊閘板當頭打下，早已連人帶馬化為齏粉了。燕順在內大驚，急想退出，李宗湯已從頭關上領兵殺來。李應等在外大驚，急揮軍前救，韋揚隱已從土？旁側領兵殺來。外面韋揚隱橫槍躍馬，保住土？，迎敵賊兵。李應等三人大怒，直攻韋揚隱。韋揚隱一枝龍舌槍，神出鬼沒，架住三人。兩邊奮威呼喊，捨命惡鬥，各不相讓。韋揚隱只是攔住關門，不許放半個人上土？。那裡面李宗湯提著大刀，揮眾掩殺賊兵。燕順急不得出，左衝右突，四邊盡是伏兵，真叫做關門捉賊。不一時，燕順兵馬早已殺盡，只剩了單人只馬。早被李宗湯大刀逼緊，竄進一步，左手揸開五指，揪住燕順甲上的獅蠻帶，盡力拖來，擲於地上。眾軍上前捆捉去了。國內賊兵已盡，李宗湯便叫拔起閘板，殺出？外去助韋揚隱。韋李二人合兵一處，奮呼鬥賊。吳用望見如此情形，料知無益，急叫鳴金，收轉李應等兵馬，退回二關去了，只是仰天歎氣，一言不發。後方探知張魁兵敗不回，料其已死，□分懊恨。

且說李宗湯、韋揚隱也收兵回轉土？，照常守備，遣人迎接徐槐進關。眾將兵丁紛紛獻功，計生擒賊目燕順一名，閘死賊目鄭天壽一名，斬賊眾四千餘名，大獲全勝。徐槐大喜，當時計功錄簿，慰勞犒賞，大開筵宴。一面將鄭天壽並賊眾首級解去都省報捷，並到鄆城通報任森，又謝汪恭人定計致勝；一面將燕順釘入囚車，解往曹州府監內收禁。同日接到鄆城縣通稟梁山賊人施放地雷一案：石勇訊係梁山賊目，當即詳解曹州府監禁；李義委係不知情因，已在監病故，應毋庸議，張三訊明並無故縱情弊，實係醉酒糊塗，當即移營責革；賊黨凌振一名，業已震死地雷之下；尚有賊黨張魁一名，在逃未獲；宋信察賊預報，應予獎賞；提轄某人先期覺察，應免其議處，各上官一概如詳完案等語。徐槐知悉了，便與諸將商議攻守之策。不數日，又有飛報自鄆城來，徐槐急問何事，方知截林山火勢大作。正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有分教：連連用計，老學究兩地圖謀；事事先機，賢總管一心運劃。欲知截林山火勢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